

# 卷一百三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sup>m</sup> 1 2 3 4 5 6 7 8 9 10<sup>m</sup> 1 2 3 4 5 6 7 8 9 10<sup>m</sup>



東

大學

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六

四六四庫

平

洛

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上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胥摶盜賊摶盜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賈公彥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命之類五家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此什

伍比追胥焉

臣按先儒謂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掌之比追逐胥伺盜賊之事可見成周盛時雖稱極治而聖人為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故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入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於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胥伺之

廢事者則士師施之以刑罰有功者則士師施之以褒賞後世於里巷設為火鋪更天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于此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鄭玄曰邦約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邦賊為逆亂者邦謀為異國反間者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橋邦令稱詐以有為者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王昭禹曰為邦朋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誣造訛

言以惑衆也

臣按八者而謂之成成者國法之成事品式也  
朝廷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  
事皆謂之邦者以見此乃國家之大事所以係  
安危治亂者非但鄉黨州閭之事也八者之中  
邦汙邦諜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僑令是干犯  
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竊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  
為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為邦誣者訛言以惑衆  
為邦賊者搆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  
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

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而制治於未亂  
保邦於未危所以杜其幾微遏其萌蘖者豈不  
豫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捐  
之入于司兵

鄭玄曰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  
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  
賊加責沒入也

吳澂曰而捐之定其所直之價而識之也

臣按可厲一官專主追徵賊贓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猶校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廬之屬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標與新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入逆謂巡行道之使不陷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為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標之聚擊標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妾五十里有

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此而肅其守衛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惟堂堂乎夫朝威名遠龍言於萬里之外九夷八蠻無不歸仰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公行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為小事故

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

陳人之語也臣請嚴救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

統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為期三五

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眾俗雜於其先

請於都城之外分其為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

望日每接輪守樓上置鼓一軍十名步軍十五名

有盜賊樓下軍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往

必嚴刑督責而盜自死矣若夫冬月河水之

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

各集衆車必五車然後行每車差馬軍三名

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具就俾就車者給之仍先

行合經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

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徐州此數處

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進保俾委官督領馬

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患商宦無畏途之憂四

方之人經歷艱險至於近郊率首仰望

九重宮殿於紅雲紫霧之中即有登仙之樂矣

司審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鄭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王安石曰禦晨行者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禁

之使止也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今制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即此

脩閭氏掌比國中城內宿衛互櫟者與其國弼謂養也

而比其追逐寇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

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

互唯執節者不幾察也

鄭玄曰禁徑踰者兵革趨行者馳騁于國中者皆

為其惑眾也

賈公彥曰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禮皆恐有姦非

則令各守閭巷門有執節公使者不譏也

劉彞曰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謂檢國中夜士之守

宿也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櫟謂擊柝以守門

閭而傳更者也國之委卒使之什伍以追僭擒捕  
寇賊獲多者賞之否則罰之

戶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姦盜者畿內則有野廬

氏城內則有脩閭氏是以都城內外姦無所容

閭里之間斬然以齊門巷之列肅然以寧雖有

不逞之姦無由而起猝遇非常之變有以制服

之而不至於猖肆也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

者國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衛於王城之

中以為追逐僭伺之備各於閭巷之間設為互

以斷行即今鹿角之類設為櫟以傳更即今木



柝之屬夜行有禁則入息者不趨於晦冥之時  
更漏分明則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蓋寇盜  
之興皆於夜靜人息之時而官府特於閭巷之  
間存此數輩俾其不寐以為姦盜之防此古昔  
盛時非獨海宇之內無有大姦大寇而於閭里  
門巷之中雖胥篋穴墉之小盜亦無有也嗚呼  
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於微小哉惟其絕之於  
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長而至於大且著也  
國初於南京設為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兩  
際各為門本衛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  
為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巡  
緝京城內外即周官脩閭氏之職也又於各坊

里巷立為火鋪支更守夜其與脩閭氏所謂互  
標追脩者無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  
軍易集總徵有收司則追脩之責有歸  
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師蓋襄勝國  
之舊街坊里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  
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里  
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  
出於倉猝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  
欲於無事之先而豫為有事之備請  
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後而為  
創始之意以為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十

八衛七十有餘其備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  
京衛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  
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  
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各籍在衛所隊伍在將  
領而其人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  
地大而人眾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  
人煙盛姦究實繁一城之設五司官僚

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  
入家方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  
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添設副指  
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為限司前  
用四木架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聲  
鼓而於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探官軍  
又於地方住者不分官民及匠外凡係見探官軍  
冊就於本坊見軍官中推率其管操者一員  
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  
揮為衆信服者奏聞以爲地方總領每季一  
造冊成各爲三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  
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官軍起赴  
總領官私居參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  
情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  
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嚴急  
部領兵馬司行御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  
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借無患雖  
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  
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又京城內外自來街

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  
該御史齊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立新名每  
處自一更一鋪分統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每  
夜自二更一鋪分統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每  
五更不禁人行每更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  
夫倍之大鋪之行每更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  
立木撞二以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街行路二  
更一其點小後即橫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  
開其鎖斷五更一點通大街各行司為印格牌數  
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  
先起行司告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面闌出及  
擅開者坐罪每大鋪置大銅鑼一應其小鋪各  
置其小者一以面遇有盜竊即大聲鑼相應其  
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鋪大約京城直南及城下  
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鋪大約京城直南及城下  
不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為一節又  
自此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  
夜止巡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  
餘放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君五軍大營每日於見  
操官軍內輪差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而更  
鋪得而軍士易於召集而賊不得以出入  
之變而軍士易於召集而賊不得以出入  
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見焉昔者周幽不  
率火而官禁之則亦有三代之時不獨邊境  
盛德澤深厚所謂億萬年磐石之宗泰山如四  
維之者也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豈有  
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俾有不測  
以事即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為號其事緩急  
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  
數以示緩急之別編告諸軍以為進止分帶之  
言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雖賞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恥而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莫

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  
矣

尹惇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於其君首引魯論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始讀凡二章書蓋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世行之必有教也夫以區區之

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况天子之為天下乎伏見熙寧臣寮有奏請別立盜賊重法者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祖禹所謂本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以純朴非無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節儉純朴以為治則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

則民皆化於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  
自不為矣尚何盜之患哉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蘇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  
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  
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刀  
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  
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士唯無義也故率其忠  
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  
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

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  
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蘇轍謂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

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誰與為亂哉  
臣竊以為亂

與盜皆起於血氣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盜之起  
始於里閭積而至於為大盜則亂天下矣是以  
古之聖王必制民恒產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  
教以禮義使其知尊君親上之當務則其心志  
有所養而不敢肆其欲血氣有所制而不敢逆  
乎理則里社之間偷竊之盜且不作矣雖欲為

亂何所資而起乎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技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為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

足憂也乃悅

臣按盜賊之起蓋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來所以勞民力苦民心費民財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無以為生舉手動足何者非殺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尋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勝廣之徒所以造亂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後天下愁怨之時雖施之以仁恩惠政猶恐不能補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盜已衆矣而猶稱無盜臣下有言盜者反怒之不當怒而怒當憂而不憂天下安得不亂哉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  
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  
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  
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  
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  
文辭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以過  
於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  
禍過於嚴則有司恐罪及已上下相蒙蔽以避  
文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  
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窮所以  
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為以民  
待民而不以盜待民而是而民為盜猶自若也  
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之所以為盜之故不在  
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  
也國家不幸而有盜賊之起則必反而思其所

以致之者其禍起於朝廷則反已自責去其弊  
政起於官吏則根究所自而誅逐其人若但出  
於姦民則必急勦絕之痛懲以警衆使毋至於  
滋蔓也如此處之庶幾得中道乎

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  
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  
遐遠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  
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  
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

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  
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  
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  
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鉤也鉏於是悉平民安土  
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  
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  
各以口率種樹蓄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  
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  
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  
非相臣之卒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  
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  
以盡心効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為良民也  
於此一事可見宣帝留心民瘼雖以一遐遠之  
郡二千石之吏猶拳匕如此蓋無毋負乎上天  
之付托祖宗之傳序而亦不虛受臣民之供奉  
愛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

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  
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無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  
當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無固在乎其人而其  
名望則係人君優假以養成之也朝廷有此名  
望之臣天下之人聞之有素一旦有繁劇難處  
之事委以任之則事半而功倍矣盜賊雖曰小  
人然非有智術者亦不能以聚眾也所以敢於  
犯天誅而為滅族之舉者非不知王法之嚴也  
自恃其能而謂人皆不巳若也而一聞有智術

出其右者其氣自餒而從之者亦泮然解散矣  
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此意也

以上遏盜之機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七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中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太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